

## 第六十六回 成宗主曲意限親 尹太郡入宮展娶

卻說孟士元叫下書人走進內堂，王府的下書人拜見孟士元畢，稟曰：「家王爺欲擇吉日行聘，未知大人意下如何？特差小人前來請命定奪。」孟士元曰：「爾可回去，多多拜上爾家王爺，說老夫即刻到府請教。」王府下書的人領命回至王府，稟知其言：「孟尚書隨後便來。」

且說孟士元打發下書人去後，韓夫人在後堂聞得孟士元要到王府，遂出來對孟士元曰：「爾至王府，切不可認那女子為己女，使我女兒日後無依倚。」孟士元曰：「逆女哪裡顧及改扮之事，我勸爾休得想他為女。我前日險些兒被其害，若不是我舌辯，性命豈不枉送於逆女之手麼？他既不認我為父，我何認他為女？」韓夫人曰：「雖然如此說，但富貴人人所欲。爾看前日湖廣假孟女，不過為著一個王妃，便連砍頭的生意亦做出來。今又何處出這亡命之女，前來假騙，若非聖上私心，豈不露出假的來了。況現在女兒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身居首相，位列三臺，聖上正在寵信，言聽計從，他焉有思及父母。日後倘有回頭日子，須留地位，方有依倚。況忠孝王本屬無情，前年要娶妻，便保劉捷仇人的滿門，獨不思母奔綠林，父陷番邦，家散人離，他若不是女兒提拔，焉有今父子相會之日？」孟士元聽了夫人的言語，曰：「此言雖是，但聖旨已下，如何推辭？」言訖，即令備轎伺候，自己換上公服，一直來到王府。老王父子出來迎接上堂，分賓主坐下，少正坐在下邊。茶畢，老王問曰：「令媛回來，聖上降旨完親，愚欲請親翁來商議擇日行聘，未知親翁意下如何？」孟士元曰：「任憑親翁意，此女並非我女，親翁若要行聘，可向項員外議親，與我無干。」少王曰：「岳父不認為女，小婿怎好娶他為妻？」老王曰：「親翁既不認他為女，聖上定限如何主意？」孟士元曰：「聖上定親，曾言向項員外行聘，與我無涉。」言畢，拜辭而去。

尹太郡在屏後已聽得明白，出堂對少王曰：「孟親翁年老難以取信，可著家兄尹上卿為媒，迎娶孟氏。」忠孝王大慄失色曰：「孟岳父說不是其女，我怎好迎娶。」老王曰：「孟士元老邁，言語難以憑信，我兒怎好聽他的言語。」少王曰：「他雖老邁，總要從長計議。」老王心想，莫管他是與不是，只要完親，便可與劉氏完姻；乃曰：「孟士元老邁無斷，我兒怎好說此言語。」忠孝王心內悶悶，不好對答，便迴鸞鳳宮，臥在牀上，厲聲罵曰：「可恨劉奎壁，當年若不害我，豈不成親多年，自悔不該保他全家，宜將兩千刀萬潮，方消吾恨？」適劉氏聞知，欲來勸解，總思自己乃仇人之妹，若去勸解，恐反添愁悶，不如不去。

再說老王是日著人去請尹上卿前來，相議行聘事情定當，尹上卿押了聘物，親自來到項寓。員外喜從天降，自謂親事已成，送來禮物價值萬金。時忠孝王聞知此事，寢食俱廢，懊惱將病，名王夫妻屢勸無效。老王無可奈何，悶悶坐在堂上，適劉燕玉聞得此事，即來請安，拜見公姑畢，坐在旁邊。劉氏曰：「昔年家父有事，每入宮奏知家姊。婆婆何不入宮奏知皇后，先請寬限幾月。再設計將酈相改裝，那時更無異言。」老王曰：「爾父乃是奸臣，若是有事，宜入宮謀取，但我年老，乃是忠良，亦無甚事，怎有入宮之理。然今日之事迫，只好入宮方便。」乃回顧尹太郡曰：「賢媳之言，甚是有理，夫人當依計而行。」夫人稱是，即令備一小轎，直至後宮門。

早有把門小監上前來迎接太郡，小監曰：「太郡莫非要看見皇后麼？」太郡曰：「正是，但不知皇上在宮否？」太監曰：「尚未回宮，因聖上連日在內殿批案。」太郡曰：「煩公公報與皇后知道，說我有事面奏。」太監領命，報與皇后道：「現有太郡在宮外候旨，請旨定奪。」皇后大喜，令請進。太郡聞請，即入宮朝見，禮畢坐下。皇后曰：「未知母親入宮有何事情？」太郡回顧，見宮女俱在，奏曰：「乞娘娘速退左右。」皇后即令宮女退出。太郡奏曰：「前日酈相副府醫韓夫人之病，韓夫人相認，又有孟士元父子在金鑾殿上如何奏其改裝，酈相如何分辯。聖上反責爾弟辱沒師長，又因假孟女，聖上強令一月之內完親，令爾弟激出病來。妾故入宮，求娘娘奏明聖上，寬限幾月，俟爾弟病癒，然後完親，未知娘娘意下如何？」皇后聞言之下，大驚失色曰：「誰知主上如此私曲，母親可即回府，自有佳音報捷。」太郡謝恩，退出宮外，上轎回府，不表。

皇后至次日絕早起身，直至萬壽宮候旨，太后即令宣進。皇后入萬壽宮朝見請安畢，坐在旁邊，把昨日太郡所說的言語，從頭至尾述了一遍，今須如此如此，方得明白。太后曰：「寬限猶可，但酈相朝廷大臣，怎好脫靴驗看？此事須斟酌而行。」皇后低頭一想，計上心來，對太后曰：「依臣妾愚見，昔日西番酒進貢，其性勇烈無比，臣妾曾令宮女試飲三杯，即大醉三日，任爾千杯不醉之人，亦是如此。母后著主上請酈相前來畫一幅觀音，可賜酒三杯，然後令宮女遣往清風閣脫靴，未知母后意下如何？」太后曰：「此事是使不得的，酈相身居元宰，若有差池，如何是好？當設別計請進宮來為是。」

畢竟太后如何設計騙他入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